

何永倌著

爲中國謀國際和平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上海初版

(*33562 滬報紙)

爲中國謀國際和平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貳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何 永 倌

發 行人 王 雲 五
重慶白象街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次

一 「惑」「謎」「慌」「狠」「抖」.....	一
二 君子外交.....	九
三 美國應立刻對軸心宣戰.....	二二
四 英美合作與中國.....	三四
五 如何加強新國聯機構.....	四四
六 論戰後不宜有和會.....	五四
七 「大砲」與「牛油」.....	五九
八 「你和我」與「大家來」.....	六六
九 讓韓國爲東方的瑞士.....	七七
十 儒家思想與世界和平.....	八一
十一 國家觀與國際和平.....	八九
十二 德國失敗的教訓.....	九六
十三 爲美國好，我們建議美中同盟.....	一〇六

十四	殖民與徠民·····	一一五
----	------------	-----

附錄

一	對於我國外交陣線的一個獻議·····	一二三
二	越南蠶測·····	一二八
三	決定巴爾幹命運之一戰·····	一三二
四	德歐南照會之意義·····	一三五

爲中國謀國際和平

一「惑」「謎」「慌」「狠」「抖」

按：這篇本名「歐戰與中國」，現改今名，是寫在希特勒勝利踏入巴黎的時候，（那時我國還與德義維持着正常外交關係）文內所言美國國內的矛盾，當時確係如此，但過了一年多後，日本人在珍珠港的一個炸彈就把美國人的問題解決了。文內之「因爲以往歐洲大陸霸王都是因爲不能飛渡海峽以陸軍征服英海軍大本營的不列顛島而功敗垂成，希特拉如欲不敗，則不必須挾他的空軍協助之強大陸軍超越海峽，強迫英政府或投降或遷都，然後他在大陸上的戰果才不致變成幻影」數語，可爲現在歐局的註腳。作者早知德義缺乏制海權，能助我者甚少。

歐戰已由「包圍戰」(Siege war)進至於「閃電戰」(Lightning war)之階段，月來德軍進展之神速，同盟軍抗力之脆弱，有識者數年前雖已微有感覺，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能不算是一件「嘆觀止矣！」的奇事：在這個飄搖盪盪變化莫測中，我們中國也許人人有「執

吉孰凶？何去何從？」之感。

在談「歐戰與中國」的問題前，首先要明瞭的一點，就是在現在世界各國雜亂如麻的矛盾中，理出一條紋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凡對此問題作一個乾脆簡單之「然」或「否」的答覆，難保不犯「太簡單化」(Oversimplification)的毛病。譬如說，英國最大的仇敵既然是德國，在理應不惜任何代價與從前德國背後的仇敵，蘇俄，相聯，而實際則否。蘇俄既與德國打仗，則英國應聯蘇俄背後的仇敵，即日本，而謀第二次的英日同盟，而英國又忌於美國不敢走這一步。美國既因階級意識及其他種種關係厭惡蘇俄，在理也應該討好蘇俄背後的仇敵，日本，而實際上美國厭惡日本之程度不下於其對於布爾雪維克黨的憎惡。美國既厭惡日本，則應出全力幫助中國驅逐倭人於亞洲大陸之外，而實際她不斷地售賣給日本軍火原料及其他殺人利器，在中國除些紅十字會救傷的繃帶，及用以買美貨幾千萬元借款外，對我們的幫助只限於些甘言悅語的「同情」。

在這極度矛盾中，我們可說：現在世界國與國間的矛盾，其主因在美國一國的矛盾。政治上，美國一方面同情英法，已不得看她們贏，故盡量以軍火、糧食、原料、供給同盟軍，此種偏袒推而廣之可使之陷於參戰，而另一方她又極怕參戰，口口聲聲說 Short of war，即此三個小字，就足以使希特拉肚內作齒冷的微笑！經濟上，美國要乘歐洲燒火而發一批橫財，最妙的法子莫過於「現購自運」的條款，同時她的確發了不少的財，黃金源源流入新大陸，開從

前少見的「戰時景氣」(war boom)；但美國人也知道，繼「戰時景氣」之後必有「戰後的不景氣」(war slump)，景氣愈甚而不景氣亦愈慘，所以美國人「一方面要發財而一方面又怕發財後不得了，在這個矛盾情緒中他們就舉棋不定，要進又想退，要動又不動了！假如美國能去除她的矛盾，樹起鮮明的旗幟，要中立就乾脆中立，要參戰就乾脆參戰，要助日就索性助日，要援華就索性援華，世界的陣容就清楚得多，國際政治紋路的找尋就比較容易多了。

我們又可以說：美國的「Short of war」，但非中立之態度，只有使歐局天天惡化至於不可收拾，因為希特拉（和慕索里尼）聽見這句三個字的話，知道美國不會動手，就可以放胆幹下去，對英法毫不留情。但同時美國滿口是同情，滿懷是金錢，滿船是軍火，又令同盟國希冀，猜揣，期待她也許會動手幫忙：假如不是這樣，英法對德的態度或許會修改。你看巴黎陷落後，法國總理向美國總統哀求幫助而羅斯福又於「同情」之外報以「不受軍事約束」的答覆，法國知道無望，馬上就向德投降。「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美國之誤人，美國人初不自知，他們是好心眼，但單是好心眼無濟於事。以往美國口嚷而不動手，一看穿了，侵略者使得寸進尺，美國嚷一聲而侵略者便進一步，彷彿故意與美國為難，帶挑戰的口吻說道：「看你怎麼辦！」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急轉直下的，現在歐洲局勢如出一轍！我們不知今年二月間威爾斯對希特拉說甚麼話，但有一句我們可以猜出來，那就是「美國不會打」，威氏在三月回美國，希特拉在五月使動手，有如一九三七年哈理佛斯告訴希特拉「英國不會打」而德國就馬上動手

搶奧大利亞一議。假如哈氏與威氏對德國說硬話，希特拉未必敢動手妄爲。

如美國的態度是「惑」，蘇俄的態度是「謎」：美國的態度看得出來，蘇俄的不容易猜着，但美國的是前後矛盾、言行相違，而蘇俄則不聲不語，言行一致！蘇俄不大說話，但一說話便繼之以行動，要求而不遂便動起武，過去她在波蘭、芬蘭、及波羅的國家最近在羅馬尼亞都是如此，但她對於德國，對於中國，對於現在的西歐戰爭尙未說鮮明的話，世界亦無從知其真意所在。她既然是言行一致的國家，說了話便須行動，行動未到時期，說話也當然不是時候。什麼才是時候呢？我以為在英德相持不下，勢均力敵，誰也佔不了上風的當兒。而這又是甚麼時候呢？我以為是希特拉欲飛渡英倫海峽而屢試屢敗的時候。因爲以往歐洲大陸霸王都是因爲不能飛渡海峽以陸軍征服英海軍大本營的不列顛島而功敗垂成，希特拉如欲不敗，則必須挾他的空軍協助之強大陸軍超越海峽，強迫英政府或投降或遷都，然後他在大陸上的戰果才不致變成幻影。他如能做到此點，則蘇俄方企圖分割死去的帝國鯨魚之不暇，更何有開心，閒胆，閒暇去與德國作對？但如希特拉飛渡不成，滯留比法沿海，歲月蹉跎，英海軍的封鎖功效漸已由微而著，則英國將不惜以慷他人（或自己）的慨之重價，收買蘇俄，到時斯大林見希物拉如此頓挫，也許一翻臉孔，由友變仇，從德國背後將希特拉的軍！那時的德國霸王也許變爲第二個拿破崙！

這種場合只是可能而不是一定，因爲時代變了，武器變了。如今年係一八四〇（而不是一

九四〇），是拿破侖而不是希特拉，我們敢說德國一定失敗。有人說希特拉的起來，靠他一撮賈伯林式的鬍子（因為人們就把他當作滑稽家），這句話雖幽默而不是完全無理由。希特拉一天是常勝將軍就一天無人敢反對他，人人，國將如諸侯在邯鄲見項羽一樣，「膝行而前，莫敢仰視」！但如他小有敗績，反對他的人就將如刺蜂的興起了。他們現在的甜言蜜語，只能當作明哲保身的恭維，不能算矢忠矢信的保證。前些日子，蘇俄對新任英大使克利浦斯爵士的冷淡和只願與現駐莫斯科的英國代表談商務而不與克爵士談政治的宣稱，也應作如此看。

在這全世界「一謎」——「惑」兩端之中間，則為全能國的「狠」和同盟國的「慌」，難以微小中立國的「抖」。牠們誠惶誠恐，朝不保夕，事齊？事楚？莫知所從！上次歐戰期間，威爾遜總統即有將來世界大戰中將無中立國之語，證諸近來歐戰之發展，益覺此言之深長有味。威總統之意，以為第二次大戰中將為反對集體安全制度之國家，與維持集體安全制度之國家作戰，世界既已組織成爲一個集體安全制，則將來之國家將不是維持牠即是反對牠，二者必居其一，故無中立之可能。現在歐洲這個戰爭，是我們常說的「爲殲滅而戰之戰」，（所以無調解之可能）無論那一方勝，對方都是被消滅，山「戰國」而夷爲「郡縣」，將來的世界大戰，恐怕是「大陸與大陸的戰爭」（War of Continents），所趨的最後方向，是以武力得來的全世界大一統。由這個觀點看來，深覺極平凡極簡單的三國演義開場白——「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實爲不易的政治真理，可抵現在中西學者和大學教授們——（我自己也

就是一個——費了不少紙張和墨水寫來的汗牛充棟之書！這樣說來，中立在今日之難以維持，又已昭然若揭。

再從政治技術觀點看來，在「殲滅戰」的無情猖獗中，長久中立不但難能，而且不智。在春秋式的戰爭中，中立是一件好而聰明的事；但在「戰國式」的爭鬥中，中立往往爲自殺之端！秦攻韓，趙魏守中立，韓被滅，趙魏的末日到了！秦攻趙魏，楚守中立，趙魏被吞而楚的末日到了！秦攻楚而燕齊守中立，楚被殲而燕齊的凶運到了！秦之吞併六國，就是如此的簡單妥潔！無疑的，中立是六國自殺的頭一步！

拋棄中立：認定可勝的一方而以全心全力幫助那方，庶在最後共同勝利到臨時，可共同享受勝利的甜果：這是人所共知的一種竅妙。已往加富爾之能統一意大利就是用個法子。現在我們的最大仇人是日本，日本所希望於我們的，當無過於我們嚴守中立和孤立無援：你看去年歐戰一開，日本即唆使華北華中偽政府宣告中立，我們如長久中立即墮最大仇人之毒計！長此下去，我們固須獨力抗敵，勉強撐持，而在將來世界定霸的議中，我們又必被摒出門外。我們的命運，將由二三如阿靈比士山上的神人主宰，自己將一無發言餘地！

爲了這個原故，有些眼光遠大的在去年即主張我們拋棄中立，實行參戰。主張參加英法的，根本上以爲英法握有制海權（Sea Power），最後勝利必屬於她們，與彼等爲盟友，可利用將來解決世界問題之機會順手解決中日之問題。反對這主張的，以爲（一）我們參加英法，英

法未必歡迎；（二）縱使歡迎，我們無法派兵赴歐中國無海軍海船，同時日海軍不能如上次歐戰一樣護航，同盟國更不能借船；（三）英法未必能得最後勝利。

於是另有些人主張參加德義。這可分兩派：第一派爲汪系漢奸前在參政會大放厥詞的，這派本無甚主張，可置而不論。另一派並非漢奸，而是真誠的相保最後勝利屬於德義，主張參加她們的理由，如主張參加英法的一樣，希望與最後勝利者同享美果。但問題亦如主張參加英法的一樣：（一）爲德意是否歡迎？（二）爲如何派兵赴歐？（三）爲德意是否能得最後勝利？還有第（四）：德意缺乏制海權，能助我者甚少。

無論是參加英法或參加德意，這一步在中國內政上將發生最嚴重最深刻的影響。參加英法之舉必引起第八路軍所代表之勢力的不良反感，也許會召至統一陣線之分裂；參加德意亦然。在抗戰期間，當然是團結第一，統一至上，以暫守中立來維持國家的統一：這是政府的苦心。

但，上面不是說過嗎？長久中立不但難能而且不智。那麼，難道中國就永久在這不應中立而又不得不中立的矛盾中掙扎嗎？到底這矛盾的根本原因在那裏？我以爲根本在美蘇之未和協，在「惑」與「謎」的未得調整。在能助我的兩個國家尚恍惚盲索於「謎」與「惑」之中，我們的根本大策，現尙無法決定。蘇俄是隣我而最能助我或傷我的強國，在她仍守着她的「謎」，我們也不能不「謎」，因我們如不「謎」，貿然插入蘇俄的敵對方，其後患將不堪設想。美國是唯一可在太平洋以海軍攻日的國家，實際上是我們一個最大的潛在（Potential）

朋友，而就因爲她「惑」，使我們無從舉棋。美國的「惑」，不但使我們難辦，而且使全世界都「惑」：我相信這「謎」與「惑」是有關聯的，二者之中有一個明朗化，其他的一個亦可明朗化。

所以我國「中立乎」「參戰乎」的問題之核心，不在英法或德意，而在美蘇。暫時還談不上聯英法，也談不上聯德意，更談不上聯美蘇，因爲現在美蘇根本就不二位一體而是互相抵觸的二國。聯一個則可，聯兩個則等於癡人說夢。我們如欲同時聯兩個，首須調和兩個，使「謎」與「惑」化而爲一，是則有待於我們外交的努力了。

不但「謎」與「惑」是有關聯，「慌」與「狠」亦有關聯，「狠」愈深而「慌」愈甚。世界上「抖」的國家如何在「謎」，「惑」，「慌」，「狠」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中，謀自己的立足地呢？曰：莫善於設法先消滅與融解「謎」與「惑」的對立，然後快快的在「慌」與「狠」中切實表明我們的態度。

現在還未到肯定那一方的時候，但解答這嚴重的「歐戰與中國」問題，以上的話也許是方法之一。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戰國策半月刊

二 君子外交

——動口不動手——

按：這篇作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作者心中抱無限希望美國積極的意思，故不久又作「美國應立刻對軸心宣戰」之文。此文所敘述之美國冷淡態度，均是事實，目的不在指摘，而在「激將」，故文內有「設防關島……並擬撥款二十七萬作設防用，如這個屬實，則或為一種新動向」之言。現在美國是我國的盟邦，美國人素來大方，對於雖不是恭維但事實準確的話，當不會以為忤的。

(一)

英國對侵略者妥協政策，盡人皆知；美國之妥協政策則因其不甚顯著，故世間知者不多。值此中樞重新考慮「外交路線」的當兒，美國遠東政策也許有再行審量的必要。

美國對遠東的傳統政策，即所謂中國的（一）門戶開放與（二）領土完整的雙重政策，這都包含於九國公約裏。甚麼叫「門戶開放」呢？用普通話而不用術語來解說，就是「誰都可以

在中國一樣的做生意」，英國人如是，日本人如是，美國人也要如是。這也就是說，在繳納海關關稅，租用地段房屋，僱用運輸工具等等，一言以蔽之，在做生意的一切步驟和手段上，美國人在中國所受的待遇，應該與在中國其他國的國民絕對平等，不致比起任何其他國的國民吃虧。要達到這個目的，則非使中國不被任何國家侵佔獨霸不可，因爲如讓任何一國獨佔中國，則那個國家即可在中國作種種設施專肥牠本國來中國做生意的人，而削瘦其他國的商人，如現在日本在華北華中一樣。所以「中國領土完整」是「中國門戶開放」之邏輯的必然推理，後者爲主，而前者爲附。

九國公約所包含的遠東政策，在九一八那晚上爲日本的大砲所毀。那時美國怎麼辦呢？若說出兵用武力來阻止日本的橫行，那美國覺得有點犯不着，因爲投鼠忌器，古有明訓，中國又那麼遠（六千英里的海洋），買賣又不怎麼多，（近年不過一萬萬五千萬左右），投資又那麼少（佔美國海外投資不過百份之一點三），駐華僑民不過那幾個（連兵不過一萬多）何苦打抱無謂的不平，費不必的大勁，去與又兇又狠的「家潑」（Jap）來較短長呢？不，犯不着與這個「家潑」鬧意見！

但美國又不能就怎麼不語了事。牠如不願意動手，也必須動一動口，如「動口不動手」是君子的象徵，那麼美國可算是遠東的「君子」了！九一八以來美國的遠東外交就是「君子」的外交！「不承認主義」（non-recognition doctrine）是這種外交的結晶，這由美國國

務卿史汀生在一九三二年正月七日宣告於世。平心來說，那時怪不了美國，因為美國宣告不承認主義以前，史汀生曾與英國商量合作制裁日本，英國不願，美國始單獨動作，而就因為孤單和不願打仗的心境，所謂動作不外乎「口嚙」。惟中國吃這個虧却大了！差不多美國每壞一次，日本侵華必進一步，彷彿對美國帶挑戰口吻說道：「看你怎的！」美國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後給日本的幾張照會徒引起日本的進攻錦州；不承認主義一經宣告，日陸戰隊即進攻淞滬；史汀生在二月二十四寫給波拉的那封信一經發表，關東軍即製造傀儡滿洲國；美國一宣佈願與國聯合作施行李頓報告書，日本即與「滿洲國」在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簽訂軍事議定書；美國一言明接受國聯大會一九三三年二月間之「不承認」決議，日軍即於三月間進攻熱河，弄到野火愈燒愈大，波及北平，中國始倉皇無措簽訂城下之盟約的塘沽協定！（這裏並不是說美國存心如此，而是說明這種「動口不動手」的外交只把中國的事情愈弄愈糟）。

日本霸佔東北四省而列強等尙無實際動作，於是胆子大了，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由一個無名小卒的外務省情報司長（天羽）放「列強滾開！」（Hands-off）的聲明，列強彷彿在那時才知道日本的野心非同小可，羣起寫送照會給東京。英國四月二十五日的照會不過是柔聲問問「天羽聲明」甚麼意思。美國二十九日的照會到放胆說到條約尊嚴不容由單方破壞等語。日本竟連理都不理，置不作覆，美國也無可奈何。

同年十一月「滿洲國」政府宣佈汽油專利，美孚，德士古，亞細亞煤油公司，只得關門大

吉。翌年同月殷汝耕的冀東政權出現，又是一個破壞門戶開放的嘗試，美國除些抗議外又無可奈何。經過與英國駐美大使商量後，美國國務卿曾於十二月五日關於那時緊張的華北發表一個宣言，惟仍不出「要維持九國公約」一類的話。

日本儘可隨便撕毀九國公約，於是便放胆幹下去，先後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日內瓦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華盛頓通告在一九三六年末限制海軍條約滿期後，再不受軍縮之約束。一九三五年之海軍限制會議內，日本要求一共同最大噸數限制（實際即等於海軍軍備平等），要求不遂，隨即退出會議，英美法也無可奈何！只得三個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簽訂一限制建艦程序協定，日本拒絕加入。

世界風雲愈來愈險惡，美國看着只管瞪眼，口雖嚷而手不動，結果只採取「中立法」（Neutrality Act）。其實「中立法」這個名字是叫錯了的，牠應該稱爲「不管法」（non-intervention）。隨後英法在西班牙戰爭內所採的「不管政策」即胚胎於此。歐洲局勢的演進，是與美國政策息息攸關，普通人罵伊登及白魯姆（Bulmer）在西班牙所取的自殺政策，而不知他們有苦說不出來，美國是他們口裏要說而說不出的難處。這個「中立法」經過兩次（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修改，充份表明美國之關起大門外面「不管」的政策，歐亞二大陸，從此多事了。

中立法第二次修正案通過剛好兩個月。而七七事變發生了。如那時美國態度不是「不管」而是積極，日閥到底敢不敢在這年發動大規模戰爭，是一個有趣之歷史的「假若」(If)，但不能認為這二事是絕對無關。中日戰事發生了數月，日軍起始轟炸南京，通告各大使人員離開，各國的大使中，只有美國大使跑到停泊在江邊的美艦上，後來又跑回大使館來，來往的跑，除消耗些汽油外，不知道還有甚麼別的作用。八一三戰役開始後，大世界的一顆炸彈把美國人唬住了，九月三日美政府勸美僑離開上海。五日後。羅斯福且宣稱不肯離開之美僑須自己負安全責任！(那時美僑紛紛去電抗議)然美國加立浦(Gallup)民意測驗結果，百份之五四贊成撤退美國駐華軍隊。當時美國孤立派成見甚深，把 Wichita 事件(一美國公家船載已賣給中國的飛機軍火等由美國東岸運至西岸)故意擴大，迫羅總統於九月十四日發出如下之宣言：

「美國政府船隻不准載運軍火飛機至中國與日本。掛美國旗的私家船隻如欲載運，須自己負安全責任。」

這與施行「中立法」問題無關，美國政策只限於「二十四小時內，(24-Hour basis)」。

該船於是在美國西岸把軍火拋棄，改載別物換道來華。羅斯福十月五日在芝加哥有名的「防